

金宫祭奠传说

发布日期：2007-02-13 作者：佚名

【打印文章】

成吉思汗传说历来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甚广，这与达尔哈特部众口传密切相关。这些传说有的有历史事件的引线，但也不乏附会引申。祭奠初始，仪礼未必具有完备的规模，可是由于达尔哈特对代代流传的历史事件的转述，根据古老仪礼的生发补充，或者在生产生活实践和传统习俗基础上予以创造，才使祭奠的各种仪礼丰富完善起来，从而展示出一幅幅色彩缤纷的民间风俗画。人们的口头转述、补充和创造，就使得有关祭奠的种种传说广泛流传开来。

一、成吉思汗陵寝安放的传说

关于成吉思汗陵寝虽在一些蒙文典籍中有记载，但没有民间传说丰富生动。民间传说有成吉思汗生前的历史故事，也有英灵显圣的种种传说。相传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时，路过名叫布尔陶勒盖的地方，突然手中马鞭失落，马如要弯腰拾起却被成吉思汗阻止，便晓谕说：“这其中必有缘故，我看此处是：花角金鹿栖息之所，戴胜鸟儿孵化之乡，衰落王朝振兴之地，白发吾翁享乐之邦。”并嘱咐“如我亡故，将我葬在此地为好”，而且继续审视周围景色，连连欣赏这里真是一处富饶美丽的地方，并亲自起名为“巴音昌霍克”。还传说成吉思汗故后的灵车路经此地，车轮陷入巴音昌霍克河的泥淖中，千方百计无法拽出，这才想起他生前的嘱咐，决定安葬于此。这则传说与历史典籍印证，情节一致，结论却不同。典籍云成吉思汗真身葬于不儿罕合勒敦或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，这里只留下一件衫子、一只袜子和居住的房子。但是民间传说则允许创造和想象，人们把成吉思汗葬在这里的前因后果，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，毫无破绽，似乎成吉思汗的真身确实安葬在这里，让你不得不信。特别是对伊金霍洛风光的描述，使你强烈地感受到这里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。这里有成吉思汗受狩猎之禄的金鹿聚集、鸟鸣山幽的山峦“阿巴其陶勒盖”，又有那风景宜人由许多喷泉汇成的巴音昌霍克河。巴音昌霍克河无论怎么干旱，清水长年流淌，成为黄河千万支流中一条永不干涸的长流水。由于周围泉水和泡子众多，被称为“敖楞包力格”（多泉之地），周围人家称做“包力格艾鲁德”（泉边人家）。巴音昌霍克草滩水草嫩，牛羊肥壮，金鹿奔驰，人欢马叫。传说成吉思汗来这里把从龙王那里带来的水瓶打开献酒圣水于此，因此达赖喇嘛转世活佛也至此在各个泉子上汲取圣水以受福。从这些传说看出，人们在赞美家乡山山水水的同时，还由衷地表达着这是圣主自己看中，招来的福境宝地，怎么可能不安息于此的眷眷情怀，他们对灵体在这里安家落户，就是这样虔诚执著，深信不疑。

二、各种祭奠礼仪由来的传说

祭奠礼仪，大至每个季祭，小至每一细微的仪礼行为，为何这样进行而不以另一种方式出现？追其根源，这些特殊的行动不是历史事件的模拟，便与古礼民俗相通。这些祭祀行为种种规章模式的道理和来由的叙述，便形成一系列绚丽多姿的祭祀仪礼传说。比如为什么要举行查干苏鲁克大祭？有两种原因不同的说法，但比较合理的说法是：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的春天，碰上罕见的荒年旱月，成吉思汗认为春三月主凶，必须逢凶化吉，于是就用许多白骡马之乳，向上苍九十九天祭洒。又将一匹选出的灰马用白缎披挂，使之成圣，作为神骏供奉。经过这一番仪式之后，就认为已经逢凶化吉，查干苏鲁克（吉祥的畜群）来归，故称此祭为“查干苏鲁克祭”。春季举行这一大祭，是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。春季寒冷刚过，草木尚未复苏，是个最易闹春荒的季节，人们为了禳灾祈福，便要向上苍隆礼祭祀。全体毡帐百姓参加，仪礼规模宏大，不仅显承其祭奠之隆重虔敬，也有一个对生产者起心理平衡的作用，犹如经过一场战斗的洗礼，克服了焦虑不安，激发起信心，增强战胜灾荒的勇气。这种把宗教看成是具有心理治疗功能的主张，是心理学派的主要观点。虽有偏颇，但有合理的一面。查干苏鲁克大祭，这在不少蒙古文献中均有记载。拉西朋斯克的《水晶珠》写道：“彼年五十（指成吉思汗）居于克鲁伦河畔，用宝马之初乳德吉向上苍奉献祈祷，并将此事定为法令，降旨全体蒙古通行。”可见这一祭祀并非成吉思汗逝世后肇始，而是古代祭天习俗之沿袭。

夏季淖尔祭从游牧生产方式和习俗来看，是一个庆祝丰收的祭礼节日，所以要大奖功臣，分享成果（份子）。秋季的禁奶祭和冬季的皮条祭均与游牧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。从九月十二日禁奶祭的日子开始，禁止人们挤马奶，去掉了驹口上的禁奶叉，脱去了头上的笼头，盘起了练绳，马驹解放了，可以自由地吃奶了，所以禁奶祭是对人们挤奶而言，对马驹来说，实为开奶祭。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，古代人类为了长期稳定地获取生活资料，不自觉地用宗教仪式禁止人们破坏性的采集，虽然出于迷信，但却有调协人类如何适应生态环境的合理内核。所谓，取之有时，用之有节”，禁奶祭可以说也有这方面的意义和功效。

皮条祭是纪念成吉思汗婴儿时为其更换包扎腰身的皮条的一种祭祀。此祭要将宫帐换成新毡、新皮条，让圣主、哈屯安然过冬。这正是从牧民准备过冬的习俗出发，对祖先的日常生活也同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的一种祭祀行为。他们怀着朴素的天真、无虚伪成分，无丝毫杂念来崇拜自己亲族集团中的英灵。其思维特点，总是与具体事物相联系，对生活进行模拟，相信只要像现实中的人一样给予照

顾敬奉，就会影响神灵，按自己的意志行事，得到保佑庇护。这种做法，其来源还是出自原始宗教中的巫术行为，即根据相似律所产生的模拟巫术的延续。像这种模拟行为在仪式中可说比比皆是，随处可见。比如“公羔祭”用绵羊羴丸供奉成吉思汗就是一桩历史传说故事的重演再现：一次，成吉思汗外出打仗，来到一户人家，准备用餐再走。不料这家的绵羊正好出群不在栏圈，等拦回来的功夫，探马突然禀报敌人来临。慌忙中，把这户人家留下的羯羴羊羔抓回杀掉吃罢才出发。结果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。为纪念这一吉祥事件，成吉思汗生前便举行了“公羔祭”，驾崩之后，为纪念他，祭奠中明文规定了此祭。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传说，所以在祭祀时极力回溯往事，模拟早已逝去的历史故事，重现当年威风。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“嘎利勒祭”出行，便依早日习俗，去往嘎利勒的人们，要一路横冲直撞，见东西打散、砸烂，势不可挡，因为这是向祖宗尸骨焚烧供物，路上不得有一丝一毫阻碍，故有此举。这种习俗，马可波罗有过记述：“运载遗体归葬之时，运载遗体之人在道见人辄杀……对于马匹亦然。”可见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，不得违背，哪怕是象征性地表演一番，也得照章办事，不可弃此礼仪而不顾。例如八白宫出游——“吉赫拉呼”也是通过象征性的模拟祭祀，表示不丢祖法，求得礼仪周全圆满的一种做法。

关于黑纛祭，也有一段神奇的传说：一次成吉思汗战败，跪下朝天祷告：“老天爷啊，你救我不救？”忽然一声巨响，天降一柄神矛，挂在一株茂密的大树上不动了。木华黎奉成吉思汗之命取下后，将神矛请在一匹枣骝公马的前迎鞍（耆甲）上，奏禀供奉这一神物。成吉思汗准奏，并许下口愿说：“准备一千乌拉（差役），一万只全羊供奉！”于是以枣骝公马的鬃毛为缨穗将神矛装饰起来，从此神矛就成了战争的旗徽、成吉思汗的战神。凡征战之时，由木华黎及其子弟高擎行进，每到龙年发威，便由木华黎丞相的后代，即苏勒德牙门图德参与祭祀。这段传说把黑纛威猛祭的一系列章法，如为什么黑纛不能请入宫帐，要永远仰望苍穹？为什么要在“千棵树”祭祀，为什么要木华黎及其后代执掌祭祀等等问题均作了明确的回答。由于此祭是龙年发威，镇压强敌，所以要突出英雄男子的剽悍威武，刀光剑影的腾腾杀气，以四人代替陪纛四游，以羊为敌，鲜血飞溅，处处象征着一场往昔鏖战的话剧。从以上传说看，似乎每一祭祀行为模式都有一些历史依据，都有一番难以违背的讲究和道理。然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认识的话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，并非镜面似的客观反映，而是虚幻的、歪曲的反映，是一个“颠倒了的世界”，祭奠传说正是如此。

三、有关祭奠文物的传说

成吉思汗既然成为萨满教的神灵，那么他生前用过、接触过的东西也都成了神物被虔敬供奉。比如成吉思汗祭奠中供奉的八白宫（八白神物），除了成吉思汗伊金白宫、忽阑薛尔哈屯白宫、古日勃勒津哈屯白宫是具有生命体的神人外，其它不是成吉思汗用过的武器、器具，便是所谓神马——溜圆白骏。

溜圆白骏神物：传说是受过成吉思汗禅封的神马，是霍尔穆斯塔天马神骏萨尔勒的化身。它不是成吉思汗的乘骑，是成吉思汗健在时被奉为苍天神骏的化身，在布尔陶亥草场上撒野过几百年，不许任何人侵犯，它是毡帐之民普遍崇奉的偶像。

宝日温都尔神物：是一只用檀香木精工细作的奶桶，专为查干苏鲁克祭盛放白骏之乳用的，成吉思汗当年在克鲁伦河畔祭天时也用过它。所以忽必烈汗晓谕照章施行，从此继承了这一传统，宝日温都尔一直作为祭天的器具，成了神物。

弓箭神物：成吉思汗用过的弓箭、弓套、箭壶等武器及其佩件，供奉于单帐之中，由浩尔其纳日达尔哈特供奉祭祀，昼夜守护。

吉劳（鞍轡）神物：成吉思汗的乘骑——银合马所佩带的鞍具。银合马虽是真正的乘骑，但与受禅封的溜圆白骏一样，不当乘骑使用，只作为神物崇奉，除四季大奠搭上鞍轡去站一天外，任其自由自在地在草滩上撒野，所以它佩带的鞍具、压扣都成了神物。

仓廩白宫神物：指成吉思汗的仓库，在伊金宫帐近前，据传古代为一座十分宽敞的宫帐，存放着各种金银器皿、珠宝玉器以及有关历史文献。

其他还有许多文物传说，内含深意，如招福祭中的“达拉拉更呼纳克”和“达拉拉更苏木”，前为招福之升，后为招福之筒。升里盛满珠宝玉器、五谷杂粮，表示招福聚宝；箭有十三节竹柄，头朝下插在招福升里，箭上部挂有银镜，下面拴五色彩绸，竹柄顶端缀上白绒圆球。十三表现成吉思汗十三岁成了英雄，是全体蒙古禄马升腾、时来运转之年，所以十三成了蒙古人的吉祥数。箭插招福升中，表示凭借武功征服了敌人，获得了丰盛的五谷，肥壮的牛羊和数不清的珍宝。五色彩绸表示五色四夷安居乐业，明镜谓之明察秋毫，安抚万邦。绒球代表须弥山雪峰，象征江山水团长存。其他如敖包、禄马风旗、千棵树、寺庙等等均属文物范围，其中有的与习俗惯制相关，有的是喇嘛教影响后方出现的事物，这些名目繁多而又芜杂的神物信奉，虽然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不无关系，但其渊源还是来自远古的原始信仰，它既有古老拜物教的特色，又有多神教的特点，这种与多种多样具体事物相关联的思考，具有原始思维的朴素特征。

文章来源：蒙古文化网站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
“ 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](http://www.iel.org.cn)（<http://www.iel.org.cn>） ”。

